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奉天錄 第三卷

李懷光返旆，解奉天重圍，實救雁門之急，功無與議也。然而大駕再遷，亦懷光之反覆也。嗟乎！火焚崑山，玉石同燼；阻兵頡頏，臣節遂虧。功高太山而不能守，名參伊呂而不能全。何終始之不一也！懷光既招朝議，自居反側，降吳不可，歸蜀無路。謂三軍曰：「吾進無王翦益兵之過，退無李廣失利之愆。吾心惟勤王，而聖主見疑，錫之鐵券。吾騎虎捻耳，倚鹿是困。自古列地封王，各為盟主，今是時也。吾觀兵河中，晉之舊壤；秣馬訓士，以候天時。看其形勢，見機而取之。卞莊子刺虎之事也，不亦休哉！」軍吏大呼。春三月，拔咸陽城，掠三原等十二縣，雞犬無遺，老少步騎百餘萬。時上幸梁洋，關中四鎮各屯兵戒嚴，自固封境，更相疑阻，莫知適從。時檢校右僕射李公晟，以懷光進軍於東北，李公晟嚴於西南，以卒五千廣張旗幟，列陣於灤水之陽，灤水之陰，游騎至於望春樓下。泚閉壘而守，不敢枝梧。

李公又使大將御史大夫莫仁擢，以步兵七千，襲懷光輜重。騎將陽重問等五千餘人，悉來款附。李公謂諸將曰：「公等久著勤勞，有垂成之功。太尉忽乖臣節，何也公等若執迷不返，則功勞並棄，顛而不扶，焉用彼相！龜玉之毀，誰之過歟用兵之害，猶豫為大；合殺不殺，天賦乃發。誠能見機，轉禍為福，諒可嘉也！請去戎器，方表素心。」諸將士等喜躍，並棄戈矛，器仗山積，以禮見。李招集叛亡之士，收募豪傑，軍容日盛。關中四鎮知忠義而歸附也。則東北之役，不戰而成功；西南靈旗，丑虜以喪魄。斷二凶之勢，不敢相附，皆李公之謀也。《詩》云：「起起武夫，公侯腹心。」

以二凶之間，兩面受敵，遂密表行在，論懷光不臣之狀，陳孤軍腹背用軍之謀。臣請死節王事，願陛下天威遠借，死日生年，臣之願也。上覽表潸然，謂公使者曰：「晉帝北伐劉元海，公私單乘以從行役，曲三十餅以充御食。尋覽史冊，莫不潸然為之流涕。朕今此行，備嘗斯苦。卿獨存臣節，無物申得朕懷。今將先帝血脈與卿為信，悉朕深意，卿其勉之。」遂剪髮方寸，付公使者。使者將命，具宣聖旨。公舉身自撲，濺血灑地，三軍慟哭，山震獸驚。陳雲橫衝，魚躍沸渭；將士拔距，爭效死節。公謂三軍曰：「昔逢蒙善射，弓不調而不射；吳起善戰，兵不教而不戰。今饗士練師，然後可用。夫中國者，天地之秀氣也，明主之所化也，聖賢之所聚也。千官踴躍，百辟翼翼。皇上行幸，為賊所乘；周鼎未輕，臣死君難。司馬公之食汝，只在今日；平原君之好客，終聞穎脫。」

公精勇感人，神雄略出天地。先聲一吐，威名震於賊庭；號令既行，逆命懸於鬼錄。三軍賈勇，若赴私仇。公知士卒可用，以行軍司馬鄭雲達為軍正，察軍情焉；用張或侍郎為都知糧料使，知轉輸焉；軍帥孟日華、王賁等為心膂，搜乘補卒，各有司存焉。軍容大盛，與亞夫柳營各一時也。

坊州刺史竇覲，徵召百姓防城，擬充行役，管內鐵鐘鑄為戎器。臨者盜其鐘鐵用充鑄鑄，及鑄成而作鐘鳴響，人謂之妖怪。遂聞其州縣，鞫問其故，乃鐘鐵也。覲自付為發機之首，遂取鑄置於淨室，焚香禮拜供養焉。

時蔡人縱兵，已下汴州，遂有吞江淮之志，三吳股票，其游騎達於襄邑縣。宣武軍先鋒，戎裝委粟，悉為盜資矣。襄邑為蔡人所有。高翼有勇無謀，不思孟明之敗，遂憤惋投河而卒。君子曰：「夫綆短者不可以汲深，智小者不可以謀大。斯言信矣。」

蔡人僥倖，遂欲長驅，自謂莫敢有爭衡者。時都統副使、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宋毫節度劉公洽，幽隴兵馬使、御史大夫曲環，淄青兵馬使御史大夫李克信，並永平、同華等軍，有詔以劉公為都統諸軍事，五軍步騎十五萬大會，決戰於汴水之陽，白塔之地。自辰至於申酉之間，勝負相半。賊益生兵，我師不利，夜後抽軍，各不相救。都統劉公宵迷細柳，縱騎奔於敵營也。去賊稍近，步卒桓少清謂劉公曰：「僕射是萬里長城，國家天柱，軍有先虛而後實。今少有不利，縱騎奔敵，以愚度之，恐非計也。」便逼劉公而控其轡。劉公謂少清曰：「若審爾者，終不相負，假我戎器，意乃決也。」少清以戎器授於劉公，遂控轡而回，三更達於宋州。劉公收離集散，保守城池，秣馬厲兵，以俟後舉。

孟夏之月，蔡人有白塔之捷，縱兵攻寧陵。自襄邑達於寧陵，路經七十里外，水陸薦至。樓船河中，魚貫相次；步騎兩岸，蝟毛蠡起。蔡人驍捷，自謂功在頃刻。時寧陵兩城都知鎮遏使兼御史中丞高彥昭，宣武軍馬步都虞候、先鋒救援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劉昌，御史端公張昌等，築壘清野，秣馬訓兵，憤氣填胸，誓雪國恥。蔡人恃眾，攻逼城邑。自秦漢出師，攻戰之具未足多也。公等禦之，九攻九拒，百戰百勝。元凶使道術之士，置土壇，祈諸風伯，承風放火，焚蕪戰棚。凡數百步間，煙燄衝然，風勢逾急。凶徒順風上城，攻掘女牆，百堵皆盡，戰士多難之。高公按劍，登陴而望之，見凶丑方盛，將士不安，乃仰天而歎曰：「今逆豎馮陵，凶威轉甚，皇天后土，豈無靈應者哉！昔呂光伐龜茲也，尚感神獸呈質，而軍師大興；宋祖之伐慕容，蒼鵝入幕。今仗皇天之威，為國除殘去害，若運數有終，彥昭請死於此城，以勵臣節。如其國祚再昌，上天降鑿，便請回風，知神理之幽贊也。」言訖而風回，三軍賈勇，請求死鬥。女牆高處，公令旋立木棚，與賊交鋒。狂虜奸謀，一夕萬變，公皆隨而應之。棚上鳥衣者，如光武之鴉路焉。

時中丞劉昌潛謂左右曰：「乘勝之軍不可敵，況彼眾我寡，倍兵不戰，軍機所誠。不如拔城以示弱，東至宋州與僕射連轡，出其不意，攻必易成。」遂令廝養之卒策騎而備焉。高公知之，敕諸守人各固封界，無令失機。遂自往下城，先謂公曰：「頃為女牆戰棚，未得用機。今戰棚已燒，女牆又盡，乃可展其方略也。天下功勳，在此城取之。」劉公有所懼，強請高公曰：「淮節昌取之，中丞助業何啻淮西也。」二將言訖，高公登城，號令三軍，曰：「劉中丞意欲拔城示弱，覆而取之。且中丞是救援之軍，彥昭是兩城之主，得失只在城主。」又：「將士身中刀箭者，並於城內養之。彥昭棄城而遁，則傷者死於內，逃者死於外，何以能安三軍忝與兒郎為主，不能堅守城池，忍遭兒郎頸犯白刃，吾不為也。且軍令在和不在眾；謀主在德不在勇。商周之不敵也。昔謝安石以羸兵七萬，敗苻秦百萬之師；魯姑女子之義，尚能罷齊軍之眾。況丈夫食人之祿，死人之事，匪石之心，確乎不拔，臣節有在！」三軍將士，或號或泣，喜躍兼並，咸曰：「我公若在此，兒郎等死日生年於是！」距躍曲踊，請求死戰。

自此已前，分番上城，更直巡探。自此之後，並皆上城。三軍同心，萬人一德。劉公見公色多愧赧，高公諭曰：「昔賢之用兵也，任賢才，佈德政，不戰而勝，不攻而取。今之用兵也，尚奇策，重權謀，守必全，戰必勝。今以國步未清，皇上巡狩，大盜移都，且須散金帛，犒師旅，使聞鼓而蹈湯赴火，聞金而星布雲合。賞給之備，請中丞條流。城外小虜，不足為慮。」

時圍益急，西北角女牆悉盡賊居。平坐顧視，城中無不委悉，軍士皆有難色。高公精貫白日，神情自若，謂三軍曰：「今是壯士封侯之始，忠臣效節之秋。明主立賞以待賢，懸爵以錫功。彥昭身先士卒，有異議者，當按軍令。」言訖，按劍前進，慷慨咄嗟。畏我忠誠，賊軍稍解。高公取私家牛馬，大會將士，肉山酒池，三軍皆醉。高公為三札之將，戰士為萬死之人，天下安危，寄在茲日。賊雖小退，兵眾尚強。高公命幕佐修狀，請益兵。判官尚華狀稱：「賊於西北壘道更高，左擊右攻，平視城內。日夜交戰，以棚為牆；鋒刃相持，不逾咫尺。伏惟僕射去食存信，救此孤城。遊魂之年，返骸之日。謹錄狀上，伏聽處分。」判官將呈高公，高公見之為尚華曰：「判官輕我軍士，卑我將帥。若值六國爭衡，吾則與廉、藺齊驅；如逢佐漢開基，吾則與韓、彭並進。今城外小虜，可以權道取之。尚華未盡？深意，焉得壯賊凶威，易我王師乎！」索紙自修其狀，高公狀云：「看此賊勢，朝夕西遁，以今月十八、十九日，頻日出師，乘其不意，生擒大將等三十五人。今見令所由，錮身送上，斬首三千二百級。賊徒膽破，軍勢不安，逃遁有跡，日夜枝梧，免落奸便。伏惟高枕，不用遠憂。謹錄狀上。」劉僕射得狀，忻然慰懷，謂將士曰：「良將在西，吾無患矣！」選驍雄之士八百人，重加錫賚，戎械鮮潔，令赴寧陵。半夜而入，蔡人不知。平明，蔡人逼我城邑，且貔虎之士，一以抗百。鞞鼓一振，萬矢在弦；鳴笛一吹，千弩齊發。凶徒瓦解，何牧野之類焉；遍野積屍，豈昆陽之可匹！蔡人謂我救軍從天上来，

遂亡旗而遁。高公練其騎士追之，俘斬萬計。自寧陵至於襄邑，樓船寶貝悉為我有，倉廩輜重實我資糧。汴河之陰，枕屍數十里，皆高以義勇之功也。

時劉公書與高公勞之曰：「宣武者，天下咽喉，國家之襟帶。元凶杰逆，竊弄神器，治與五軍大戰，幾落奸便，走馬奔馳，分為擒虜。昔燕昭王收燕之餘人，欲報強齊，雪先人之恥，折節下士卒，招賢俊，築壇拜節，郭隗為師。於是樂毅自魏而至，燕國既安，人民樂為用也。以樂毅為上將軍，糾合諸侯，共伐齊，下其七十城。今治為國除殘去害，天借賊機，官軍不振，賴中丞異代間生，夷凶翦暴。心貫白日，功高一時。請回治官爵，並與中丞。」事甯，劉公表奏焉。詔拜公御史大夫，實封一百五十戶。

公英謀獨斷，為天下紀綱；武略雄圖，有濟世之策。變化在乎方寸，神鬼不測奇謀。拔濮陽，則齊魯亡魂；守寧陵，則獨正王室。趙魏燕齊之列將，爭來款附。嗚呼！天降凶孽，禍亂相尋，蚊虻亂飛，處處皆有。高公獨守孤城，奮不顧命。徘徊歎息，嗟漢祚之暫衰；慷慨懷忠，知唐運之復振。烈士臨難而盡節，忠臣見危而致命。力竭弓劍，血殷朱輪，杖戟咄嗟，懦夫增勇。積屍成觀，豈寧陵之足高；流血為池，嫌汴河之不廣。元凶遁走，江淮又安，千載之後，尋巨唐良臣傳，知高公盛德之不朽也。何必寇恂河內，鄼侯關中而已哉！夫子曰：「丹漆不文，白玉不雕，質有餘也。」公之元勳碩德，巧思奇謀，隨機應敵，戰必勝，守必全，實曠代罕儔也。

時壽州刺史、御史張建封，總師五千，屯於霍邱。時希烈兵威大盛，一戰而伯儀棄甲，再戰而哥舒拔城。大梁雄藩，不暇自守；維揚巨防，屢申款附。公用軫於懷，謂三軍將士曰：「今大盜移國，京師不守，公私塗炭，皇帝蒙塵。未見申包胥慟哭於秦庭，但見姚令言稱兵於肘腋。希烈屢勝，勝則必驕，驕則可圖也。軍雖小，仗順可立大功，在於此時也！」

公雖外示威武，而內攻守之計，未知所出。百姓李通，耽玩之士也，聞之，謂之弟曰：「吾聞君侯勛庸久著，才業甚高，眾所具瞻，遠近景慕。今以西鄰杰逆，密邇封疆。有勤王報國之心，無曹翻、蒯通獻奇之士。於是策蹇足，造軍門，請謁於公。將吏問其故通以情告謁者，乃見之。公謂通曰：「來我轅門，有異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公曰：「子試言之。」通曰：「昔沛公拔足揮洗，玄德三詣亮廬，韓信請計於左車，此數者求賢之謂也。夫決安危之策，定理亂之機；佐造化之功，攬英雄之士；除天下之禍，議萬全之計。不在思賢，而在知賢。今天下安危，在於淮楚。師律振，則三吳安；三吳安，則國家不失外府。君侯即宜收集子弟，禮遇豪傑，閱子房、黃石之書，披淳風、衛公之術。奪賊馬以益騎，收賊糧以益儲。殄滅元凶，致君堯舜。若不然，則閉壁深壘，按甲養兵，自保封疆；外假英雄，內修文德；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。如是縱不能牧馬申蔡，豈使虜人封境哉！」張公曰：「子少止，吾知之。夫兵者，兇器也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又曰：『聚兵十萬，日費千金。』又曰：『師克在和不在眾。』昔者李陵提步卒五千，深入絕漠，當單于莫量之眾。吾今兵數不減於陵矣，賊又擅帝王之號，假諸侯之力。已下襄陽，而今若秋霜；盡歸本鎮，而飛走無遺。殺戮不辜，過於赤眉黃巾矣。及攻州郡，剝喪黎元，塗炭士女；奪人之妻，離人之親；劫人之財，孤人之子。王孫之室，翻為原憲之貧；糜竺之家，乃作鄧通之鬼。天怒神怨，此可取乎！今當圖萬全之計，不知一戰之策也。張公深識遠慮，潛圖密謀，人所不測也。知本道必有與賊通好之事，賊必有往來傳命之使。欲因斬之，以建功業；大興師旅，以成其勳。是以匿銳沈精，通不之知也。」

未幾，本道揚州節度司徒陳少游，見元凶兵威日盛，謂三軍將士曰：「揚楚之人，故多怯懦；淮寧凶勇，難與爭鋒。今可以權計，羈縻而取之。」遂表行在，使討擊副使溫術於元凶，塗出壽陽。張公知之，乃繫術於官舍，而搜其行旅，果獲款狀，使使上進。有詔追術，帝親問其故。溫術雖即言之，猶為魯諱。帝謂術曰：「張建封據一州之地，馳半縣之卒，當賊大衝。少游居維揚雄藩，脂膏之地，十萬之師，吟嘯可致。竇融河西乏節，應為漢網疏也。」帝居行在，且復含垢而已。

尋元凶使、偽殿前散將兼衙前虞候楊豐，送偽赦書於揚州。張公察知而獲之，乃集三軍將士、百姓士庶等，謂之曰：「李希烈起自戎行，驟遷台鼎，素無才行，偶遇時來，而不能思致身之所，敢肆滔天之禍。物極則返，木秀則摧，不守窟穴，恣其非望。楊豐敢與凶謀，構我節使。昔漢將寇恂斬隗囂使，而下其城。今是時也。」斬豐而表聞。帝覽表大悅，加公御史大夫、濠壽廬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。敕書手詔繼踵而至，軍聲大振。

公於是敵大幕，立義旗，賞英賢，練士馬。大豪傑俊，爭來效節。公皆隨其才而用之，君子小人，咸盡其能。幕府無遺才矣。遠近向慕，元凶懾氣，將士皆樂死戰。公乃搜三軍之實，聽輿人之頌。少長有禮，知其可用。因元凶北下汴州，東破襄邑，全師攻逼寧陵，土山壘道，瞰臨城內。公乃悉銳躡其後，師次固始。賊顧望寧陵，返旆至於大梁，不敢安席。席捲南馳，以赴固始之急。張公既解寧陵之圍，復全軍歸保於霍邱，所謂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武之善經也。既而飲至策勳，慶賞遂行，無不忻然。元凶自此不得其志，汴州覆敗，後尋亦憤恚而卒。詔拜公檢校右僕射兼徐泗濠節度觀察處置使，錫賚繼至，御札盈箱。其見寵遇如此。